



# 東坡生話

胡懷深 編著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注 意

本 書 定 價 每 冊 壹 元  
訂 裝 費 另 加 二 角  
新 訂 香 港 日 報 社 代 售

不 准 翻 印

---

中 華 民 國 廿 三 年 十 月 三 日 版

東 坡 生 活 (全 二 冊)  
(定 價 銀 五 角)  
(外 埠 酌 加 郵 費 匯 費)

編 著 者 胡 懷 琛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上 海 四 馬 路 世 界 書 局



## 生活叢書發刊旨趣

徐蔚南

人生最大的苦悶，便是生活的貧乏。對於宇宙萬物，人間行事，缺少正當的理解，就是使我們生活貧乏的原因。鳥獸草木的生活狀態，風雨雷霆的成因結果，如果都能窺破，我們的思想行爲也何致陷於迷妄譎謬！聖賢傑士的生平事業，中外的各地的風土人情，如果都能了解，我們的起居動作，也何致陷於乾燥無聊！

我們現在這部生活叢書的刊行，就是從這個意義上出發的。這部叢書的效果，我們可以推知的：

第一 生活的學術化 生活的向上與改善，端賴學術的指導。沒有學術來指導的生活，便是無意識的生活。但自古迄今，學術彷彿只是學術家的享樂品



，和我們的生活沒有深切的關係。現在這部生活叢書，將學術與我們日常生活打成了一片；務使學術就成爲我們的生活；務使我們的生活完全學術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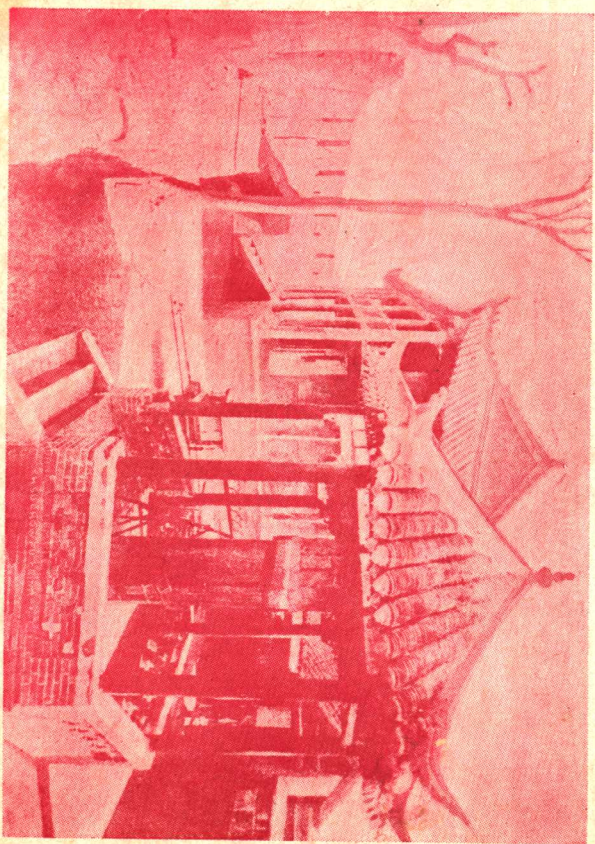
第二 生活的豐富化 單調的生活等於沒有生活。我們要使生活從單調而至於豐富，便須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與修養。現在這部生活叢書，將自然，人物，歷史，地理，種種方面都包括在內，而且編輯的方法，以興味爲中心，當可使我們日常的生活得以向榮而豐滿。

以上所述，只舉出兩大端來罷了。至於像我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以及小學教員，每苦缺乏良好參考書；這部生活叢書或許就可稍稍彌補這層缺憾了吧。

這部叢書幸得海內外學者與研究者的編輯與贊助，現在方得陸續印行，與世相見。當此叢書刊行之始，謹將叢書旨趣刊布，深望鴻儒碩彥不吝賜教，是幸！

一九二九，五，廿六

樓 黃



(隅北東坡州徐今在跡遺時徐知坡東爲樓)

東坡石刻像

蘇文忠公道像

內有石上刻蘇文忠公道像  
元祐二年十月十九日  
蘇文忠公道像  
蘇文忠公道像



東坡自畫像

東坡自畫像



咸豐七年丁巳閏五月下澣余回王子樸巨  
 洞庭觀岳返棹訪馬君信齋書峽川一見如  
 故水亦秘藏書畫真蹟展玩竟日歡喜乎  
 量翻見蘇文忠公白鶴小篆其文昂云遊聲  
 巨冊草精墨妙絕古今為我借列傳  
 望至入慨然許之指而持歸良倩賦雲  
 析之拳劫上石以公同好此入及以未蒙  
 一賞實心樂幸也居江齋學卷王秋甫跋書  
 吳門天空馬瀾之居

蘇東坡自畫像  
 蘇東坡自畫像  
 蘇東坡自畫像

蘇東坡自畫像  
 蘇東坡自畫像  
 蘇東坡自畫像



洞庭春色賦

吾聞橋中之樂不減箇  
山空霜餘之不念而四老  
人者游戲於其間悟此  
之泡幻藏千里於一班  
舉棄葉之有餘納芥  
子甚何銀宜賢王之蓬  
觀字逸想於人家物  
兮春風泛天宇兮清閑  
吹洞庭之白浪漲比流之  
蒼灣哲佳人而往遊動  
霧鬢占風釀命黃頭

# 目次

第一章	緒言	一
第二章	東坡的家庭生活	三
第三章	東坡的政治生活	一二
第四章	東坡的貶謫生活	二四
第五章	東坡的文藝生活	三六
第六章	東坡的閒適生活	四四
第七章	東坡的豪放生活	四九
第八章	東坡的戀愛生活	五六
第九章	東坡的慈愛生活	六三
第十章	東坡的談諧生活	六五

第十一章 附錄……………七四

一 東坡別號表……………七四

二 東坡著述表……………七六

三 蘇門弟子表……………七七

## 第一章 緒言

我們凡是讀過赤壁賦的人，都知道蘇東坡。凡是到過西湖的人，都知道蘇堤；知道蘇堤，也就知道蘇東坡。

我們一讀著赤壁賦；或是一到了蘇堤，吟著東坡「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的佳句；便覺得有個長髯龐眉，風度瀟灑的老人，立在我們面前。

這個老人的幻像，是極熟不過的；他的歷史，我們也粗枝大葉的知道一些；但是，要稍為詳細一點知道他的日常生活是怎樣，那就得多找幾本書看看才行。

現在這一本小書，就是把東坡日常生活描寫出來；讓人家讀了，對於這個長髯龐眉，風度瀟灑的老人，認得更清楚一些，對於他的生活，知道得更明白一

些。

這本小書的材料，一部分是從東坡的詩文集裏取出來的，一部分是從宋、元人筆記裏取出來的。有可疑的地方，也略加考訂；有須加說明的地方，也隨筆加些說明。靠我這一枝笨而拙的筆，要在這本小書裏把東坡生活活畫出來，那當然是一件失敗的工作。不過，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成績。

我有多少能力，我就盡我的力，做出多少成績來。這就是我對於讀者一點點貢獻。

讀者承受不承受，我且不管；我只把我所能做的拿出來，就完了。

我可相信，寫的手腕固然是不好，但所用的方法，想是不會錯的。讀者須知：這本小書，不是東坡的傳紀，也不是東坡的詩文選，更不是評論東坡的詩話、文談之類，又不是亂七八糟記載東坡逸事的雜記。這是描寫東坡日常生活的一小冊書。這個方法，想是沒有用錯。至於描寫得不好，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在前面早已聲明過了。

倘然這個長髯龐眉，風度瀟灑的老人，死而有知，責我不該多事；那麼，我就回答他道：「只怪你老人家自己當初不會埋名隱姓，使人不知道；偏偏要留下甚麼赤壁賦，甚麼『淡妝濃抹』的詩，給人家讀啊！這煩惱豈不是你老人家自取的麼！」

我許他老人家未能免俗，和我們一樣的好名；那麼，他見了這一本書，說不定也要掀髯一笑。

好了！我的話說得太多了。讀者且不要理會我這些廢話，請看下面這位長髯老人來了。

## 第二章 東坡的家庭生活

我們說東坡的生活，從他的家庭說起。我們可以說：他的家庭，是個幸福的

家庭；他的家庭生活，是幸福的生活。他人家庭生活的材料，恐怕再沒有比東坡更豐富的了。他的父親，他的弟弟，不消說了；他的母親，他的夫人，他的如夫人，他的兒子，他的妹妹，都有遺聞逸事，散見於筆記叢談之中；任何人的家庭生活的材料，恐怕再沒有比他更豐富的了。

三十多年前，作者開始讀書，那時還沒有「國文教科書」，第一部讀的就是三字經，三字經中間有四句道：

○ 蘇老泉，二十七，始發憤，讀書籍。

原來這一位幼年失學，到二十七歲才發憤讀書，結果是成了文學界的一個名人的蘇老泉，就是東坡的父親啊。

老泉名洵，字明允。老泉是他的號。北宋時眉州眉山人，就是現在的四川地方人。他雖然到二十七歲才發憤爲學，但是，自此以後，便博通經史諸子，下筆爲文，千言立就。仁宗至和、嘉祐年間，與他的兩個兒子，一同遊京師，被

歐陽修所賞識，因此文名滿全國。他有文集二十卷，傳於後世。後人稱他爲老蘇，和他兩個兒子，並稱爲三蘇。「唐、宋八家」，這個名詞，大約讀者都聽見過。唐、宋兩代，做散文的名家，一共只有八個，而蘇氏一家佔了三個。這不能說不是一種佳話。

蘇洵的大兒子，名叫軾，字子瞻，號東坡，人家又稱他爲大蘇。就是本書主人了。蘇洵的小兒子，名叫轍，字子由，號穎濱，人家又稱他爲小蘇。著有樂城文集，及詩傳、春秋傳、老子解等書。

東坡的母親，姓程氏。仁宗景祐三年，東坡生。東坡十歲時，老泉遊學他方，程夫人親自教他讀書。對於古今成敗得失，都能明白大概的情形。程夫人嘗讀後漢書范滂傳，慨然歎息。東坡問道：「倘若軾爲范滂，母親許我麼？」程夫人道：「你能爲范滂，難道我不能爲范滂母親麼？」

原來范滂是東漢時人。爲人很講氣節，因爲黨禍的關係而爲殺害。臨刑時，



和他的母親訣別說：「請母親割斷慈恩，不要憂戚。」范滂母道：「你今一死，留名萬古，還有甚麼遺恨。既要好名譽，又要長壽，那是辦不到的事。」范滂的故事是這樣。東坡當時願爲范滂，程夫人願爲范滂母，可見他們的志氣是怎樣。後來東坡爲著黨派的關係，雖然沒有被殺，却也飽受遷謫之苦。也有人說：東坡當年的話，竟成了讖語；其實也無所謂讖語不讖語，只不過東坡倔強的志氣，在小時候已養成了罷。

東坡的弟弟子由，和東坡同負文名。小時候在家裏讀書，彼此互相爲師。子由嘗說：

子瞻讀書，有與人言者，有不與人言者；與轍言之，而謂轍知之。

他又說：

撫我則兄，誨我則師。

這可見他兄弟的情感是怎樣了。東坡的詩集裏，有不少的寄子由，和子由的

詩。如初秋寄子由云：

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隨去。惟有宿昔心，依依守故處。憶在懷遠驛，閉門  
秋暑中。藜羹對書史，揮汗與子同。西風忽淒厲，落葉穿戶牖；子起尋袂  
衣，感歎執我手。朱顏不可恃，此語君忽疑。別離恐不免，功名定難期。  
當時已悽斷，況此兩衰老。失塗既難追，學道恨不早。買田秋已議，築室  
成當成；雪堂風雨夜，已作對牀聲。

這首詩是他在黃州時作的。中間追憶兄弟住在一處過暑天的情形，反襯出現  
在的初秋的寂寞；令人讀了，有無限的感慨。尤其是有兄弟分住在各地，不易  
相見的人讀了，越發難受。

東坡的夫人姓王氏，也很賢明。雖不是一個才女，能做詩詞，却是談吐也很  
不俗。我們只讀他赤壁賦裏的語，就可以知道。

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願安所得酒

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

按，他的夫人這幾話多少有趣。倘然東坡同他商量時，他很不高興的說道：「罷了！窮得飯也沒有得吃了，還要喝甚麼酒呢？」這樣，東坡的一團興致，被他打消得乾淨。東坡也沒奈他何。再不然，他很小心謹慎的說道：「不要去罷！天氣冷了，（編者按，是十月十五。）夜晚跑到江邊去，不要受了寒麼！」他這樣的說，東坡雖然不得不感激他的一番好意，但是，一團遊興也被他打散了。坐在家裏，固然不會受寒；但恐要悶出病來。至於那位客，網得鱸魚，只好自己一個人吃，更不知是怎樣的沉悶！但是，王夫人不然，他却說：「家裏有酒。」這可見他瀟灑的襟懷。

王夫人，雖然不曾聽見說他會做詩詞，却是他隨口說的話，也往往含有詩意。東坡在穎州時，有一個正月的夜裏，庭前梅花盛開，月色鮮霽，王夫人說：

春月勝於秋月色：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人和悅，可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

東坡聽了這話，大喜道：「吾不知子能詩耶！此真詩家語耳。」他自然很快活的請了趙德麟諸人來，賞了一夜月。王夫人「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人和悅」兩句話，確是名言。不但是飽含了詩意，而且飽含了哲學的意味。

當夜東坡曾本著他的話，填了一首減字木蘭花的詞道：

春庭月午，搖落春醪光欲舞。轉步迴廊，半落梅花婉婉香。輕風薄霧，都是少年行樂處。不是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

王夫人不但是說話含有詩意，他也善於治理家常生活，和農家的婦女一般。東坡在黃州時，自己種田五十畝，養牛一條。一天，牛患了病，請牛醫來診治，那牛醫竟不識是何病症，當然是無從下藥。王夫人却道：「不要緊！這是痘斑，用青蒿煮粥給他吃，就會好的。」照他的方法醫治，果然好了。王夫人何

以能作牛醫呢？無非是從經驗得來的一種智識罷了。這可見他平時和農民社會很接近的。

東坡的如夫人朝雲，有一段小小的傷心故事，預備放在下面「戀愛生活」裏去講，這裏不多說了。

東坡有三個兒子。長子名邁，字伯達。少子名過，字叔黨。都有文名。次子名迨，比較的不大著名。東坡屢次貶謫，叔黨都跟隨在身邊，飲食起居，隨時照料。他的叔叔蘇子由，嘗稱他有孝行。叔黨自號斜川居士，著有斜川集。

東坡的妹妹，世人稱爲蘇小妹。又說他是嫁給秦少遊。（就是秦觀）不過，這是傳說如此，恐不能十分可信。他的關於文學的故事很有趣。但是也不過傳說如此，未必真確。如今因爲他是有趣的關係，把他附記在這裏。請讀者不要認爲信史罷了。

蘇東坡、黃山谷、蘇小妹三人在一起談詩。小妹拈出「輕風細柳淡月梅花」

八個字，要在每句中間加一字，成五言律詩兩句。東坡說：「輕風搖細柳，淡月照梅花。」山谷說：「輕風舞細柳，淡月隱梅花。」小妹說：「好雖好，但不能算絕好。」東坡說：「如此，妹妹以爲怎樣才算好？」小妹道：「輕風扶細柳，淡月失梅花。」東坡、山谷拍掌歎賞。

老蘇先生一天和他兒子女兒聚在一起，發起限字吟詩。老蘇拈出「冷香」二字，要把二字放在兩句的末尾，做兩句詩，看那個做得好。他自己首唱云：「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處過來香。」東坡云：「拂石坐來衣帶冷，踏花歸去馬蹄香。」穎濱云：「□□□□□□□□（原缺）冷，梅花彈遍指頭香。」小妹云：「叫月杜鵑喉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

一天，東坡和小妹同食爆栗，小妹道：「栗破鳳凰見。」意思是說「殼破黃見」。東坡想對一句，但是過了好幾天，總對不出。再過了幾天，佛印來訪東坡，東坡把這話對佛印說，佛印道：「藕斷鸞鸞飛。」原來「鳳」「黃」同音，

「慧」「絲」也同音，所以爲巧妙。當時佛印又說道：「無山得似巫山聳。」（無巫同音。）東坡對道：「何葉能如荷葉圓。」（何荷同音。）子由對道：「何水能如河水清。」以「河」對「山」，比較的更好。

按，蘇小妹的故事，不見於宋人筆記，到元以後人筆記中才有的。但是，他們也不是全無來歷，只是來歷不可靠罷了。今日通行的今古奇觀中有一回，專說蘇小妹的故事。按今古奇觀，是明人雜輯宋人的評話，上文所記的蘇小妹的故事，雖和今古奇觀所說的不同，但性質却是一樣。因此，可知這些蘇小妹的故事大概是見於南宋時的評話裏。不過今已很不易考了。總之，我們只好隨便看看，不能信以爲真。

### 第三章 東坡的政治生活

宋仁宗嘉祐二年，是時東坡二十二歲，赴禮部試，舉進士，被歐陽修所賞識

，受仁宗的知遇，是他開始過他的政治生活。

東坡雖然也有他的政治天才，不過，他並沒有甚麼顯著的政績，他的一生的政治生活，自從受神宗知遇起，到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從嶺外歸來，卒於常州爲止，無非是顛倒於知遇貶謫之中。翻來覆去，有好幾次。

仁宗嘉祐二年，和他的弟弟蘇轍，同舉進士。時東坡二十二歲，他的弟弟十九歲。仁宗讀了他們的考卷，很快樂的說道：

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

這可見仁宗是怎樣的看重他們。那年，遭母喪，暫時離開了政治的生涯。服除後，入京，授大理評事，出爲鳳翔府判官。英宗治平二年，轉殿中丞，自鳳翔還朝。不久，遭父喪，又暫時離開政治生涯。

英宗在位四年而崩，於是神宗即位，他任用王安石，行他的新法。新法的好壞，很難判斷，我們現在暫且不論，只說在那時候反對的人很多，就是東坡也



是不滿意王安石的一個人。那時東坡居父喪，已經除服了，入朝後，就被神宗召對，問他王安石的新法是怎樣。他大概答應說：

求治不宜太急，聽言不宜太廣，進人不可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

退朝之後，他又上了一封萬言書。這封書是很有名的著作。東坡的政見，都在這封書裏，就是論文章，也做得很好。現在把他錄在這裏：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

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至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

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剷滅兵吏廩祿，甚至欲復肉刑，民且狼藉。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人言。操罔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爲欲消讒慝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疎，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

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爲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旣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濟之逃亡，不還，則累及隣保，勢必有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爲青苗，壞彼成法，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宏羊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

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爲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科，何以異此！臣竊以爲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從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

寬，用人有敝，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奸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

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

這封書上了之後，王安石見他和自己的政見不同；就暗使他的同黨毀謗東坡。東坡見局面不好，也就不和他多辯，只求外任，想藉此免避政爭。於是出爲杭州通判。由杭州移密州，而徐州，而湖州，做過許多地方的官。而在這時候，雖然免避了政爭，然暗中正醞釀著文字之獄。

東坡到湖州謝表裏有句道：

愚不識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王安石的私人指他爲訕謗。東坡有詩道：

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

王安石的私人指爲刺課士。東坡有詩道：

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王安石的私人就指爲斥鹽政。

平心而論，東坡在那時候，借文字刺諷時政，也是實事。但是，這樣的刺諷也不至於有甚麼大不了罪名。却是在專制時，皇帝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你刺諷時政，就是侵犯了皇帝，一旦被人告發，便有性命之憂，僅僅的貶謫貶謫，還是算萬幸了。

東坡的文字之獄，本已醞釀了好久，到元豐二年，便突然爆發。因李定、何大正等人的檢舉，便將東坡從湖州逮赴御史臺監獄。在這時生死是不可知的。

東坡在監獄中，是他的長子蘇邁送牢飯。東坡同邁約：平時送肉和菜，倘然

一聽到不好的消息，就送魚。如此過了幾日，一天，邁因有事不能送，託他的親戚代送，偶然忘記了前約，剛巧這位親戚，那天買到了魚，他就把煎魚送進去，也沒肉，也沒有菜。在親戚本是無心，却不料東坡在監獄裏接到了煎魚，他是如何的焦急啊！他以爲他的性命是保不住了。

他在萬分焦急中，忽然想出一條計策。他想：神宗待他本來很好，只不過聽了王安石一班人的話，所以如此。倘然有機會感動神宗，或者可以免得一死。他就在獄中做了兩首詩，寄給他的弟子由，做得十分悽惻動人，交給獄卒帶出。他想獄卒拿得這兩首詩，一定不給子由，一定要給神宗。如此，他的計就行了。果然，獄卒拿得這兩首詩，送給神宗看。那詩道：

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  
額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他日神遊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



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神宗讀了這兩首詩，果然感動了。況且神宗本無意殺他，讀了這詩，更覺得  
他可憐，於是就從寬解決，把東坡貶謫到黃州去了事。同時被貶的還有他的弟  
弟蘇轍及王誥等人。

東坡初到黃州，是很窮苦，只是借住在道院裏。後來難爲馬正卿替他請於郡  
守，得到舊營地幾十畝，給他耕種，才可以安樂度日。那地在東坡下，故自號  
東坡居士。於是我們要知道：東坡二字的別號，是到此時才有，以前是沒有的  
。他的詩集中，有東坡詩八首，就是紀他在東坡種田的事。其小敘道：

余至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余乏食，爲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  
，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爲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闢之勞，筋  
力殆盡。釋耒而歎，乃作是詩。自懲其慙，庶幾來歲之入，以忘其勞焉。  
他雖然有田可耕但是我們可要讀了這篇小敘，就可以知道他開荒的困苦了。

他本有田在常州，就上書請到常州居住。朝廷允許了他，他回到常州。於是黃州的謫居生活，就算結束了。

神宗之後是哲宗。復用司馬光爲相，罷王安石新法。詔東坡入朝，爲中書舍人，兼侍讀。仁宣太后很敬重他，召他到宮中問對。

但是他和司馬光的政見也不能十分相同。又因地方的關係，當時在朝諸人，各立黨派，有甚麼洛黨、蜀黨、朔黨的分別。洛黨以程頤爲首領，朔黨以司馬光爲首領，蜀黨就以東坡爲首領。因爲黨派的爭論，東坡二度出官杭州，在那嘯傲湖山，很留了一些遺跡。現在西湖的蘇堤就是東坡那時候在杭州築的。以後幾年，時而入朝，時而出知他州，經過好幾番出入，到哲宗紹聖元年，終因黨爭的關係，被貶到嶺外，（惠州及瓊州。）

在嶺外過了多年的貶謫生活，到建中靖國元年正月，才回到常州，就於那年六月請老，以本官致仕，七月，就卒於常州。（距生於仁宗景祐三年，年六十

六歲。)他的一生，也就於知遇貶謫中過去了。

#### 第四章 東坡的貶謫生活

前章說過，東坡的政治生活，無非是反覆於知遇貶謫之中。他的一生，時而入朝，時而到外面去做小官，時而被貶謫到遠的地方去。細細說來，是一筆極麻煩的賬。而簡單的說一句：他生平是遭過兩次知遇，和兩次貶謫。兩次知遇，已在前章說過：一次是神宗時上萬言書的時候，一次是被仁宣太后召對的時候。得意的事，不過如此，沒有甚麼多話可說。所謂兩次貶謫，就是一次被貶到黃州，一次被貶到嶺外。這裏可說的話較多了，現在分別說來如下：

黃州，在今湖北，居長江上遊。在那時候，算是偏僻的地方，生活當然是不舒服。但是東坡胸襟開朗，不以遷謫爲苦。初到黃州時，借住在天慶觀道士堂裏，預備在那裏，靜坐四十九天。他在此時不但不覺得甚裏苦處，反悟得修

養要旨。試看他答秦太虛的信道：

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非自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爲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閒，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

這幾句話可以算是他自己報告在黃州修養時的情形。

又寄太虛的信道：

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卽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尙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

胸中都無一事。

這是他自己報告在黃州時的經濟狀況。他每日至多只用一百五十文，固然是那時候的生活程度低，然看他那樣的把一月的用費，預先分爲三十塊，掛在屋梁上，每天早晨用畫叉挑取一塊，還要貯大竹筒中，慢慢的用，如有用不完的，還要用來待賓。這樣的愛惜物力，在今日看起來，就是窮措大看了，也未免要失笑，何況是富家兒郎！

又寄太虛的信道：

所居對岸武昌，山水絕佳。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卽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醱釀，柑橘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豬牛麋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酒監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

，喜作會。

這是他報告在黃州交遊的情形。他的四川同鄉，開酒店帶賣水果的老板，岐亭酒監，黃州曹官，大約都是該地方的小官，這些人都是和他往來的朋友。村店醞釀，家廚精饌，時常聚會。他把這些事零零碎碎，栗栗碌碌，隨筆寫來，令人讀了，如讀小說，如聽老嫗談家常，只覺得非常有趣。而他的貶謫生活中，有這樣的一段，亦可算不寂寞了。

另有寄王元直的信和答舉仲舉的信，都是在黃州時自述他的謫居生活。寄元直信云：

黃州直在井底，杳不聞鄉國消息。不審比日起居如何？郎孃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乘大楊宗文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尙復有此日否？

答仲舉信云：

黃州濱江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蠋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菽豢，差饑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一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

前一信，充滿了歸思。我們讀了，好像是他過不慣謫居的生活。其實不然。他所以思歸，是忘不了故鄉的朋友，原非過不慣謫居的生活。我們試把後一信對照一讀，就可以知道他對於謫居的生活，是覺得很安適的。

大概遠僻的地方，都有很好的山水；而謫居的生活，又十二分的閒散；閒散的人，遇著好的山水，自然有充份的工夫去攀藤捫葛，選勝探幽了；自然有充份的興致去領略山水的真趣了；也自然有充份精神去做紀遊的文章了。

柳子厚的永州、柳州山水小記，是千古遊記中的神品。我們今日讀一讀他的

文集，甚麼黃溪，甚麼鉅罇潭，甚麼袁家渴，甚麼仙弈山，甚麼石魚山，溪光雲影，恍惚都在卷帙間。誰也覺得他的遊記做得好，却不知道這些遊記，全是貶謫的生活逼他做成的。他被逼迫着做成這許多文章，却不料成爲絕作，流傳千古而不朽。這又是被貶謫者不幸中的大幸了。

三十年前，作者在蒙館裏從舊式的先生讀古文觀止，就讀到蘇東坡的前後赤壁賦。

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

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

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

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這些名句，一直到現在，還深深的刻在腦子裏。不過，在當時候只是瞎讀罷了，那裏知道赤壁就是在黃州，那裏知道蘇東坡是因貶謫到黃州去才得著遊亦



壁的機會。到現在纔明白東坡的千古不朽的赤壁賦，也和柳子厚的小記一樣，是貶謫的生活逼迫他做成的。東坡在黃州時的作品，除了赤壁賦以外，還有一首赤壁懷古，通稱爲「大江東去」的詞，也是文壇上的名著。其他詩文，就及此了。這大概也是赤壁是天成生一個好題目的緣故。

說到赤壁，又少不了有幾句枯燥無味的考證話來了。本來曹操和周瑜打仗的赤壁，在今湖北省嘉魚縣，而黃州也有一個赤壁。兩個赤壁，是各管各，不相干的。蘇東坡所遊的，是黃州的赤壁，不過，他的賦裏，把他認爲曹操打仗的赤壁。累得後來註古文觀止的先生們，說東坡所遊的是嘉魚的赤壁，以致和事實不符。而眼力精銳的校勘家，又說蘇東坡沒有地理歷史的常識，以至於纏不清。其實，東坡也知道黃州的赤壁，不是曹操打仗的赤壁；至少，對於這個地方，也有些懷疑。只看他寄范子豐的一封信，就可以知道。那信道：

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舟，傳云曹公敗所，所謂赤壁者。或曰

：非也。時曹公敗歸華容，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使縱火，則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即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栖鶻。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

這封信，是東坡剛遊了赤壁以後寫的。他說：傳云：曹公敗所，所謂赤壁者。他又說：或曰：非也。這可見東坡認他爲曹操敗所，不過是根據傳說，自己實在也有些懷疑。不過曹操的赤壁大戰，確是作文的好材料，東坡要利用這材料，所以就根據似是而非的傳說，在赤壁賦裏，把他認爲是曹操的敗所。說他完全弄錯，固是不可；說他有意欺人，也未必；他只不過欲利用曹操的戰爭，點綴他的文章罷了。真的！倘然把曹操的故事除掉，那赤壁賦和「大江東去」的詞，要減色不少。

東坡在黃州時的生活，除了上文所述的而外，再有在那邊躬耕的事，在前面「政治生活」裏已說過，今不再說。還有一件應該說的事，就是後赤壁賦中所說的「步自雪堂。」

這一所雪堂，在黃州的東門，就是在他躬耕的地方因為在雪中築成，所以就題名雪堂。並在四壁畫了雪景。赤壁賦中所謂「步自雪堂」，就是這所房舍了。只不知現在可有遺跡沒有？

柳子厚因貶謫而得徧遊永州和柳州的山水，東坡因貶謫而得飽看黃州的江山，這是他們二人相同的。不過，子厚的胸襟太窄狹，謫居的生活是鬱鬱無聊，東坡的胸懷闊達，隨時隨地，都作樂觀，這是他們二人不同之點。「憂鬱能傷身」，這句話是不錯的。但看柳子厚只活到四十七歲，蘇東坡却活到六十六歲，相差約二十年，雖然也有旁的關係，但是達觀不達觀，不能說不是許多關係中之一種。

東坡謫居在黃州時的生活，已如上文所述，他謫居在嶺外時，是怎樣呢？嶺外是今廣東地方，東坡被謫到廣東的惠州和瓊州。這二州在北宋時還算是蠻荒之地，天氣又很炎熱，在那邊的生活，自然不及黃州舒服了。瓊州更是一個荒島，是古代所謂儋耳人所住的地方，因為是島，要航海去，所以當時稱爲「海外。」

我們要知道東坡在那邊的生活是怎樣，請看他的自述：

嶺南天氣卑陋，氣蒸溽，而海南尤甚。秋夏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以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百餘歲者，往往皆是，八九十歲，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吾常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冽，流金之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何足道哉！彼愚老人，初不知此，特如蠶鼠生於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溫，一吸之涼，相續無有間斷，雖長生可也。九月二十七日，秋

霖不已，顧視帷帳間有蠖蟻，帳已腐爛。感歎不已。信乎！書此時戊寅歲也。

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洲在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爲一笑。

這兩篇短文，描寫潮濕炎熱的天氣，和說明他對付這種環境的達觀，是很詳細的很明白的。我們讀了，不但是能了解他在那時候的生活，而且徹底了解人生的意義。

說到這裏，我們又要說一說兩個和東坡相似的人了。一個是韓退之。他曾被貶謫到潮州，潮州在廣東，那地方的氣候風俗人情等，正和惠州相同。韓退之

的驅鱸魚文，就是在那個時候做的。再有一個是柳子厚。他曾被貶到柳州，柳州在廣西，一切的情形，也和廣東差不多。這兩位所謂「逐客」，被貶謫的地方，恰和東坡一樣。但是他們對於環境，就不及東坡曠達了。

韓退之有詩道：「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柳子厚有詩道：「海上羣山若劍芒，秋來處處割愁腸。」退之的詩還沒有甚麼，子厚的詩就滿紙都是傷心語。却不料東坡就用他們的現成語，做成一聯云：「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芒山。」不但是善於運用成語，十分巧妙，而且把柳詩原意翻轉來說，就把傷心語一變而爲曠達語。這一點就是東坡和退之、子厚不同處。

東坡貶謫到惠州時，有他的如夫人朝雲同去，後來朝雲就死在惠州。這也是更足傷心的事，但東坡却也看得很平常。關於這一件事，在下面「戀愛的生生活」一章裏面說得很詳細，這裏不多說了。

東坡在瓊州，因爲消息不靈通，有人誤傳東坡死了。後來東坡回來，才證明

他沒有死。因此，這一件事便成了文壇上的一個典故。我們現在當然不必拿他當典故用，但是，於此可看得出兩件事情：其一，瓊州的消息阻隔，可見他的荒遠。其二，後人拿他當典故用，可見他們怎樣的欽佩東坡。

## 第五章 東坡的文藝生活

凡是略讀過一點中國文學史的人，都知道東坡是中國文壇上一個著名的人物。東坡的文學作品，全恃天才，不假人力。他對於一切的文藝，竟沒有一樣不會，且各有相當的位置。但是，沒有聽見他用過甚麼苦功。不但不曾用過苦功，而且是當作一件遊戲事看待。試看他自述道：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他又說道：

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

他又說道：

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矣。

這三段話，差不多把他自己文學的特色，老老實實，清清楚楚，告訴人家。我們再看他自述作詩的話。他於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的詩，後半首道：

……茲遊淡薄歡有餘，到家恍如夢遽遷。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作詩如追亡逋，要火速追上，一鬆手，便被他逃走了。這好像是笑話，而不知確是實情。然這樣的作詩者，也全在遇著機會時，火急捉住，不要把機會放



過；倘沒有遇見機會時，也不能勉強尋機會，決不是苦吟深思的詩人，所能發學他這樣的做；然他也不能做苦吟深思的詩。

總之：東坡這四句詩，也充份的描寫出他的作詩的生活，充份的說明了他的詩的特色。

說到蘇東坡的詞，也是宋朝的一個大家。他在那時候，和柳永都以善做詞著名，他有幕客某某，是善歌的，東坡問他：「我詞比柳耆卿（就是柳永）何如？」某說：「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按執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東坡聽了，不覺大笑。

這位幕客的話，也真能道得東坡詞的好處。

東坡除了文、詩、詞而外，兼能書，能畫。而書法尤為著名。他寫字，也恰如他作文作詩一樣，全是天才，不假人力。試看他跋文與可論草書後的一段話

余學草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因見道上門蛇，遂得其妙。乃知顛、素之各有所悟，然後至於此耳。

又云

留意於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草書，夜夢，則是蛟蛇糾結。數年，或晝見之。草書則工矣，而所見亦可患。與可之所見，豈真蛇耶？抑草書之精也？余生平好與可劇談大噱，此語恨不令與可聞之，令其捧腹絕倒也。

從蛇打架而悟到寫草字，真是奇談。而且他說：「余學草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因見道上門蛇，遂得其妙。」如此說來，那十年工夫是枉用了。不會寫字的人，也不必伏案執筆，臨甚麼帖，摹甚麼碑，只消望田溝草堆裏去守著，看一團蛇打架，立刻可以領悟，拿起筆來一揮，就可以成爲草書名家了。在事實上說得通麼？那當然是不通。所以我記東坡的話，連帶要聲明一句：讀者如要學寫草字，切不可因此一言而上了東坡的當。倘然不聽我的

忠告，而上了東坡的當，那麼，我是不負責的。

這樣說來，東坡的話又全是騙人的話麼？那我又要聲明：東坡的話，或者說得太過分些，但決不是完全騙人。爲甚麼呢？讀者要知道：他是先學了十年學不成，及一見蛇打架，才領悟得。倘然不先有這十年的工夫，任憑你見一百次蛇打架，也是無用。這就是我忠告讀者的話了。不過，我自己固然沒有學過十年書，也沒有見過蛇打架，所以寫起字來，總是寫不好。

東坡題文與可畫竹的詩道：

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知此凝神？

畫竹能將身與竹俱化，那麼，畫梅也必須將身與梅俱化，畫甚麼，將身與甚麼俱化，如此，畫才能得神。文與可是善於畫竹的，然而當他畫竹時，已經將身與竹俱化了，任便甚麼都不管了，所以他的將身與竹俱化，在他自己還沒有

知道，而一般的人又不能知道，只有東坡能知道，只有東坡能說得出。

這兩番話，雖然是東坡評論文與可的書和文與可的畫，和他自己的書畫無甚關係，但是他知說得出這樣的話來，也可以知道他自己的書畫是怎樣了。

東坡是個絕頂聰明人，不但詩、詞、書、畫、樣樣都會，樣樣都好，就是猜謎子、對對子等等小玩意兒，也都很精。現在記兩件極有趣味的故事如下：

當王安石柄國政時，行「青苗法」，人民都覺得不便；但是敢怒而不敢言，只好用謎語式的詩，說說他們的痛苦。那時候有人在相國寺壁上題詩道：

終歲荒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拓條。阿儂去家還京洛，驚心寇盜來攻剽。

人家讀了這首詩，沒一人知道他的用意。只說是婦女因為丈夫外出，又遇著荒年亂世，所以題這樣的一首詩。誰也不知道是罵王安石的話。後來王安石失敗了，東坡才把這首詩解釋給人家聽，說是罵王安石的。那首詩是這樣解釋的：詩中「終歲」二字，就是「十二月」；「十二月」三個字，合成一個「青」

字。「荒蕪」二字，是說「田有草」；草字頭加「田」字，就是「苗」字。「湖浦焦」是「去水」的意思；水旁加「去」字，就是「法」字。「阿儂」是吳言；「吳言」二字，合成「誤字」。「去家京洛」，是「國」字。「寇盜」，是說「賊民」。全詩所寓的字，就是「青苗法，誤國賊民。」這樣一說，便明白了。那做的人，虧他想得出；更虧了東坡能猜得出。

在北宋時候，中國和遼國往來，遼東的使臣，都能通中國文，通中國語。却是故意的尋出些難題目來，和中國人相戲，中國人倘然答不出，那就要被他們看不起。這是當時候國際交涉中的一種特別情形，上文已經說明白了。如今再說，元祐時有一位遼使到中國來，他出了一個對子道：「三光日月星。」這個對子，可把人難住。任便你怎樣用一個數目字，對了三字；但是下文總被三件事物所限定，所以是無法可對的。於是人家去請教東坡。東坡對道：「四詩風雅頌。」這樣才把那遼使壓服了。

東坡又常和黃山谷、秦少遊等人同觀李龍眠的畫。那幅畫上所畫的，是許多人在那裏擲骰子。盆子裏的骰五粒是六，還有一粒，方在旋轉未定。一人俯首疾呼，他人也都作吃驚的樣子。畫得情景逼真。看的人都說好。只有東坡道：「爲甚麼李龍眠學閩中口音？」人家不懂，問他是甚麼意思。東坡說道：「四海語音，呼六，都是合口。只有閩中是開口。今盆中五粒骰子都是六，再有一粒旋轉未定，一人俯首疾呼，自然呼他是六。然此人不是合口，却是張口。豈不是閩音？」人家聽了他的話，都歎服他的眼光精細。把這話告訴李龍眠，李龍眠也佩服他。

東坡的詩文，固然是明白如話，人人能解，然有時候也有特別難解的地方。因爲他於所請三教九流的書，無所不讀，讀了，又都拉來應用。如詠雪詩道：

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

王安石見了這兩句詩，十分佩服，對他的女婿蔡卞稱贊這詩好。蔡卞道：「

只不過形容雪色罷了，有甚麼好處？」王安石道：「你那裏知道呢？『玉樓』是肩名，『銀海』是眼名，出於道書，他使用得恰好，所以爲妙。」

按，這樣的字，虧了東坡會用，也虧了安石能懂。

## 第六章 東坡的閒適生活

東坡的詩格，在陶淵明、白香山之間。原來詩格也就是人格的代表，可知東坡的人格，有和淵明、香山有相似之處。這種相似處，就是「閒適。」

我們要知道東坡閒適的生活，試看他自述的話：

余謫居黃州，辨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太虛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雲，雲濤天際。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辨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太虛也。

參寥、辨才，是東坡的兩個方外朋友，太虛就是秦觀；這是東坡寄與他們三人的小簡，報告他在黃州的閒適生活。

或爲余言：草木之長，常在昧明間。早起伺之，乃見其拔起數寸，竹筍尤速。夏秋之交，稻方含秀，黃昏月出，露珠起於其根，纍纍然，忽自騰上，若推之者，或綴莖心，或綴於葉端，稻乃秀實。驗之信然。

這又是一段閒適生活的寫照。

司空圖有「棋聲花院閉」之句，吾嘗獨遊五老峯，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古松流水，惟聞棋聲，方知此句之妙。

這又是一段閒適生活的寫照。

元豐六年十二月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寐，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乃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這又是一段閒適生活的寫照。

草木的生長，稻莖的吸取露珠，道院中的棋聲，空庭中月光如水，竹柏影如荇藻；這許許多多自然界的奧妙，不是十分閒適的人，不能發現；發現了，說與他人聽，他人不會身歷其境，也不能理會。像東坡這樣絕頂聰明的人，於草木的生長，也要實驗了，然後信人家的話；於「棋聲花院閉」的詩，也要親自到了白鶴觀，聽見棋聲，才知道此句之妙。那麼，一般鈍根人，一天到晚，奔走於名利之場，那裏能領會此中佳趣；而且這樣的鈍根人，就使他身歷其境，也不能領會。

東坡說得好：「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這話真說得透徹極了。宇宙間的一山一水，一風一月，一草一木，極尋常的事物，莫不含有極奧妙的意味，只在閒適的人能覈細細的領略，慢慢的體會。可惜世上忙人多，閒人少，就把這些都忽略過了。

東坡的閒適的生活，能彀從他的文學作品裏充份的描寫出來。他的行香子詞云：

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歎陳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閉口誰親，且陶陶樂盡天真。幾時歸去，作個閒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

又虞美人詞云：

持杯遙勸天邊月，願月圓無缺。持杯更復勸花枝，且願花枝長在莫離披。持杯月下花前醉、休問榮枯事。此歡能有幾人知，對酒逢花不飲待何時

又蝶戀花詞云：

雲水縈回溪上路，疊疊青山，環繞溪東注。月白沙汀翹宿鷺，更無一點塵來處。溪叟相看私自語：底事區區，苦要爲官去！樽酒不空田百畝，歸

來分取閒中趣。

又和梵天寺僧守詮詩云：

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溼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

我們說到閒適的詩人，我們立刻聯想到陶淵明和孟浩然。東坡最喜陶淵明的詩，不但是讀得爛熟，而且逐首的和他，作和陶詩四卷。可見他是如何景仰陶淵明了。不過，他的實際的生活，却和陶淵明略有不同。淵明自從不爲五斗米折腰，解綬歸去而後，就結身做個隱者，享受田園的生活。親自荷鋤種豆於南山之下，親與野老農夫話桑麻。而東坡則不然。東坡雖然屢被遣謫，投跡蠻荒，有時脫離了熱鬧城市的生活，却不會像陶淵明做個得失不知，治亂不聞的羲皇以上人。是他的閒適生活，乃無時不閒適，無地不閒適，居山林亦閒適，居朝市亦閒適，居蠻夷亦閒適。

孟浩然也是個閒適的詩人，他的「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的名句，真是充滿了閒適的意趣。然而孟浩然是個終身不仕的隱者。所謂「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他差不多是個和世人斷絕關係，超然於塵寰以外的人。而東坡則不然。東坡的實際生活，和浩然不同。只不過他的意趣，却和浩然一樣。

自來遭著貶謫的人，多鬱鬱不自得，以致文學作品，多變為消極的，人生觀也都變為消極的，結果，是以悲憤損其天年。只有東坡能免去這一層。這是他閒適的胸懷，能穀處逆境而不怨，所以如此。這話在前面「貶謫的生活」一章裏，已經說過，這裏不必多講，請讀者參看罷。

## 第七章 東坡的豪放生活

前一章寫東坡閒適的生活，因為我的筆墨太拙劣，不知如何寫法，說了半天，還不會把東坡的閒適的生活，充份的寫出。但是，讀了這一章書，於東坡的

閒適生活，也可以略見一斑了。

從來閒適的詩人，多流於沈寂，往往是淹淹無生趣。若東坡則不然。東坡於閒適中，又帶著豪放，所以活潑潑地，一點也不沈寂。我們再看他的豪放生活。

一天，東坡去訪宿州教授晁以道，直走到他書齋裏，看見壁的許多古畫，有一幅是鍾隱畫的「雪雁」，東坡覺得極好，滿口的稱贊，也不待主人的許可，就提起筆來，要題字在上面。可是那幅畫掛得很高，只得用兩張桌子疊起來，立在桌上去題。不知怎樣，失了足，從桌子上跌下來，相與拊掌大笑。

東坡的朋友很多，朋友的品類也不一致，任便甚麼人，都和他談得來，而和尚佛印，尤其是他的方外好友。原來這佛印和尚，是大解脫大解脫的，喝酒食肉，毫無禁忌。一天，佛印正煮好了一條魚，在那裏吃飯，恰巧東坡去訪佛印，還沒入門，已嗅著香味，暗想，和尚在吃魚了，快去分他一些嘗嘗，不要讓他

獨享美味。一面想着，一面走進去；那佛印聽見腳步聲，知有人來，忙把一口盤拿來，翻過來蓋在盛魚的碗上。回頭一看，知是東坡，雖然不必避他，却也落得把魚藏起來，免得他要分吃，所以把魚藏過之後，裝出很鎮靜的樣子，只拿了一碗淡飯吃。却不料這把戲已被東坡看清楚了，走了進來，故意的裝着不知；佛印請他坐下，說道：「遇着吃飯時，就在這裏便飯罷！可惜沒有菜！」東坡道：「不要緊！不要緊！剛剛肚子餓了，就是淡飯也好。」佛印沒法，只好叫小和尚另盛出一碗淡飯來，自己也陪着他吃淡飯。東坡吃了一回，忽然想起；佛印前幾天曾托他寫一副聯語，預備送給某施主的，東坡就借題目和佛印爲難。東坡道：「你前幾天不是托我寫一副聯麼？我還沒有寫。實在想不出適宜的句子。因爲這付聯是送給某善士的，一定要切到『善』字做。」佛印道：「是啊！」東坡道：「有一句成語，叫做，『積善之家，……』下面還有三字，已忘記了，竟想不起。」佛印道：「下面三字是『慶有餘。』」佛印才說

完這話，東坡便大笑道：「原來『磬有魚』（編者按，磬與慶同音。魚與餘同音。）何不拿出大家同吃？」佛印被他這樣一說，弄得沒法，只好把磬底下的魚拿出來大家同吃了。

東坡和佛印同遊，每苦佛印貪吃，所有酒食，被他吃得太多，一天，東坡約了黃山谷遊湖，有意不讓佛印知道，免得他又來打擾。却不料佛印神通廣大，他們不讓他知道，他已先打聽得清楚了，趁着東坡、山谷還沒有下船時，他便先去躲在船艙裏。東坡、山谷下船來，全不知道。把船開到了湖心，東坡道：「今天佛印不在座，我們的酒肴不怕不穀吃！」佛印在艙裏聽見，暗暗好笑，只是不做聲。東坡、山谷發起行酒令，共說四句：後二句須出於四書，（參看按語）而且兩句同樣，又要末一字是「哉」字。前二句是卽景。東坡先說道：「浮雲撥開，明月出來，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山谷接着說道：「浮萍撥開，遊魚出來，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佛印在艙裏聽見，再也忍不住了，一面揭

着船板走出來，一面大聲說道：「船板撥開，佛印出來，人焉庾哉！人焉庾哉！——東坡、山谷不覺大驚；佛印就奪了酒肴，大嚼一頓，東坡、山谷無奈他何。」

按，這個故事，真可以代表豪放者的生活，也是十二分有趣的。編者當然不捨得把他丟掉。但是仔細一想，故事雖然有趣，但未必真是東坡的故事。何以見得呢？因為他們行的酒令，後二句須出於「四書」云云，在東坡時沒有「四書」的名稱，「四書」的名稱，是到朱子以後才有的，所以這個未必真是東坡的故事。也有人說：可以是東坡的故事，只不過「四書」二字，是後來記載如此說的，所以不能根本否認。我說：如此，仍有可疑。因為「天何言哉」「人焉庾哉」是出於論語，「得其所哉」是出於孟子，東坡時孟子還沒有盛行，並非人人必讀之書，更不應與論語並重。他們的令，限定要出於論語和孟子，似乎和當日的情形不合。所以仍是可疑。不過我們現在取他有趣，姑且把記在這



裏罷。

東坡的豪放生活，也有在他自述的話裏可以看出的：

劉伯倫（即劉伶）常以鍤自隨，曰：「死便埋我。」吾謂伯倫非達者也。

棺槨衣衾，不害爲達；苟爲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上，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仰望亭宇，尙在木末，意謂如何得是。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心若掛鉤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兩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怎麼時，已不妨就歇。

東坡的豪放的生活，在這兩則短文裏，已寫出一二了。而在他的詞裏，寫得更充份。水調歌頭丙午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云：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

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把酒問青天，問他幾時有明月？欲乘風歸去，歸天宮上的瓊樓玉宇。這樣的口吻，是舊詩家所說的「詩雜仙心。」這一點東坡和太白是相同的。人家稱太白爲李謫仙，又稱太白是仙才，而於東坡也稱坡仙，就是這個緣故。

東坡的著名的「大江東去」，固然是取著一個好題目，却是這個題目，也恰和東坡的豪放的性情相宜，同是這個題目，在他人也做不出這樣的詞來。所謂「大江東去」，就是他的念奴嬌赤壁懷古詞。詞道：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頃，檣櫓灰飛烟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我們讀了這一首詞，就可想見東坡的豪情逸興了。

## 第八章 東坡的戀愛生活

大概凡是一個詩人，必是一個沈浸於戀愛中者。只要把「詩人」二字的頭銜加在這個人的姓名上，這個人至少有一頁半頁的情史，多的也許可以寫幾大本。這也難怪！因為詩歌的職務，就是寫情，情歌居詩歌中的重要部份，所以「詩人就是情人」，這句話已是千真萬確的了。

東坡既然是個詩人，是個著名的詩人，那麼，在他的全段生活史中，至少有若干節是「戀愛生活。」不過，東坡的戀愛生活，和李義山、元微之、杜牧之等人的戀愛生活，完全不同。他也「不免有情」，然不是沈沒在情海中；是由情海的此岸，渡到情海的彼岸。他也知「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然不是被情的監牢所關住了；是能從這扇門走進情的「牢」，又從那扇門走出來。所以，

說他的生活集中沒有戀愛生活的「段」，也可；說有戀愛生活的一段，也可。

我們就先讀東坡的蝶戀花詞道：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牆裏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却似無情惱。

我們讀了這首詞，覺有怎樣的感觸？恍惚又是裏讀，又是讀不下去。無怪朝雲當日歌不成聲了。

原來朝雲是東坡的如夫人，東坡貶謫在惠州時，常常叫朝雲唱這一首詞，但是唱到「枝上柳棉」一句，便掩抑惆悵，如不自勝。東坡問他爲甚麼如此？他答道：「我所不能唱完的，就是『天涯何處無芳草』一句。」

我們讀完了這一段小小的故事，就可以知道東坡當日是怎樣的惆悵。我們現在再說一說朝雲的身世。朝雲姓王氏，本是錢塘名妓，東坡守杭州時，很愛憐

他，就娶他做如夫人。他初不識字，既歸東坡，教他學書法，也漸能作楷書。生有一子，名叫幹兒，不到周年，就夭折了。後來東坡被貶謫到惠州去，姬妾們都紛紛散了，獨有朝雲不避蠻烟瘴雨，相從於萬里之外。東坡贈他的詩云：

不似楊枝伴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樂綉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陽臺雲雨仙。

東坡在惠州不多幾時，朝雲就死了。他在病重的時候，口念金剛經四句偈而絕。東坡把他葬在惠州棲禪寺松林中，和大聖塔相對。東坡作詩追悼他道。

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驚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臥竹根無遠近，夜深勤禮塔中仙。

又作西江月詞詠梅以寓意道：

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過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面翻嫌粉澆，洗妝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這一重公案，可算是東坡的戀愛故事，也可算是一段傷心史。却是東坡遇着這樣傷心的事，他還能作達觀，詩詞中大半是曠達語；這就是前面所謂他不沈沒在情海中，能由情海的此岸渡到彼岸，不被情的監牢所關住，能從這扇門走進情的監牢，又能從那扇門逃出來。

東坡在杭州時，一天和劉貢父同遊西湖，在西湖心遇見一隻小艇子，艇子上坐着一個婦人，請和東坡相見，自己陳述身世；說是從小便仰慕東坡的才名，然而身爲處女，不便求見，現在嫁爲民家婦了，可以不怕嫌疑，故來求一面之緣。他又說，他會彈箏，願獻一曲，並求東坡賜他詩詞，藉作紀念。

他說完，就叮叮咚咚彈起箏來。一曲既罷，東坡的江城子的詞也做成了。詞云：

鳳凰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朵芙蓉開過尙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忽聞筵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烟斂雲收依

約是湘靈。擬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峯青。

這個戀愛故事，是很特別的。我們倘拿冠冕堂皇的評語來批評他，可以說是純粹的靈的愛，而不雜一絲一毫肉的愛在裏面。其實，這事的內容也許未必如此簡單，該婦未嫁時，不敢求見東坡，是分明受了禮教和習慣的很緊的束縛。後來已經嫁人了，還忘不了東坡，必求一見，是可知他情感是怎樣的熱烈。

在東坡呢，却早已打破情關了，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恐怕他才把詞填完了，他就把這件忘記了。假使那婦人是有意戀愛他，（這是假使的話。）只可說是「單相思。」

再有一個關於東坡的戀愛故事，或說是東坡在黃州時事，或說是東坡在惠州時事。究竟誰說得對，我們只看了下面東坡原詞的題目，就可知道。又有人把他認作兩件，那更不對了。這故事的大概情形如下：

蘇東坡謫黃州，鄰家一女子，甚賢，每夕在窗下聽東坡讀書。後其家欲議

親，女子云：「須得讀書如東坡者乃可。」竟無所諧而死。故東坡作卜算子以記之。黃太史謂語意高妙，蓋以東坡是詞爲冠絕也。

上面一段話，是宋人袁文甕牖閒評上的原文。（卷五）他只說「故東坡作卜算子以記之」，却沒有錄東坡卜算子的原文。另從東坡樂府裏找那首卜算子來如下：

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渺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這首詞的原題是：

黃州定慧院寓居作。

這可證明是在黃州時的事，可是甕牖閒評說東坡在黃州時事，是不錯的。却是元人林坤的誠齋雜記說，是東坡在惠州時的事。他的原文道：

惠州有溫都監女，名超超，頗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聞子瞻筆，喜謂



人曰：「此吾婿也。」每夜聞子瞻諷詠，則徘徊窗外；子瞻覺而推窗，則超超踰垣而去。子瞻從而物色之，溫具言其然。子瞻曰：「吾當呼玉郎與子爲媼。」未幾，子瞻過海，此議不諧，其女遂卒。故子瞻思念之，爲作卜算子詞。中有云：「揀盡寒枝不肯棲」，謂其擇偶也。（卷下）

袁文和林坤的話，到底那個說得對呢？我以為是袁文的話比較的對。在前面已經說過，東坡詞的原題目是「黃州定慧院寓居作」，可知是袁文的話不錯了。却是汲古閣刻的蘇詞，又根據誠齋雜記的話，拿他做題目，那又很容易使人誤會了。

究竟戀愛生活，不是東坡生活中重要的一部份。所以他的詞，須要關西大漢，執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而與柳永的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按執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是絕不相同的。他的詞是如此，他的詩也是如此，他雖然是一個詩人，他雖然有許多的艷遇，但他是過不慣「卿卿我我」的戀愛生活的。

## 第九章 東坡的慈愛生活

東坡雖然喜吃燒豬肉，羨慕黃州的魚味美；但是他對於動物的生命，也很愛惜。這大概受了他母親程夫人的影響。據他記先夫人不殘鳥雀那篇文說：

吾昔少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僮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殼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羽毛，至爲珍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間見之，以爲異事。此無他，不伎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去人太遠，則其子有蛇鼠狐狸鴟鳶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患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爲甚於蛇鼠之類也。「苛政猛於虎」，信哉。

這一篇短文，描寫鳥雀喜歡和人們親近，及人類殘害鳥雀是怎樣的惡毒慘酷

，可以說描寫得很深刻。他從兒時受了這種教訓，當然是養成了一種愛惜物命，不肯任意殘殺之心，他後來學佛，少不得也聽得許多戒殺的話；他雖然不是一個完全「素食主義」者，却是常常把愛惜物類的一片慈愛之心，寫在詩裏。如云：

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葦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會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  
我們讀了這一首詩，覺得他慈愛之心，溢於言表。他再有四句詩，說得很爽快：

鉤簾歸乳燕，穴牖出癡蠅，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

這更不是詩人的詩，乃是釋氏的偈。雖然他說，

不可食無肉，

雖然他曾說，

長江繞郡知魚美，好竹連山費筍香，

好像他是個老饕；其實他是一個愛惜物類的慈善家，至少是一個贊成「素食主義」者，雖然他不能毅實行素食。

## 第十章 東坡的詼諧生活

大抵絕頂聰明的人，都善於說笑話；因為他的見解是超過普通人的，他的莊言正論，非常人所能領會，於是遇著俗不可耐的人，只好拿詼諧來對付他。這是聰明人善於說笑話的一個原因。聰明人的見解，既超過常人，那麼，他對於世上一切的事，都不滿意，却是一個人的力量，又拗不過全社會的勢力，滿腹牢騷，無從發洩，於是他所走的路，只有兩條：一條是「厭世」，一條是「玩世」。像屈原，就是走得第一條路，像東方朔，就是走得第二條路。後來無數的聰明人，都是走這兩條路的。這是聰明人善於說笑話的第二個原因。而且笑話也只有聰明人能說；尋常一句話，到了他口裏，便變了十分有趣的笑話；反

轉來說，本來是一句笑話，到了笨鈍的人口裏，也變成枯燥無味了。這是聰明人善於說笑話的第三個原因。

東坡，當然是個絕頂聰明人，那麼，說笑話，也是他的拿手好戲。他不但是善於說笑話，他還能拿說笑話的口吻去做文章。因此，他的詩和文裏，往往充滿了詼諧的彩色。他自己評他的文章道：

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

這可見他的詩文的特色是怎樣了。

東坡的詼諧語，見於當時人的記載的很多。我們隨便揀幾條記在這裏，每一閱讀，雖在六七百年後，猶可見他掀髯縱談，四座絕倒的光景。

一天，有個自命為詩人的某某，拿了一首詩送給東坡看。題目是詠竹。詩中有兩句道：「葉垂千口劍，幹挺萬條槍。」東坡看罷，大笑道：「詩雖好，可惜是十根竹竿，一個葉子。」那人面紅耳赤而退。

照他的詩說，上句是一千個葉子，下句一萬條榦，豈不是如東坡所說的十根竹竿一個葉子麼！照文學說，原不必拘定要和算學相合；但是那人的詩，實在做得太惡劣了，却不自知惡劣，拿給東坡看；東坡若說他不好，他未必肯服，被東坡這樣一說，他不得不面紅耳赤了。却也虧得東坡想得出這一句話。

東坡有一天赴一個富家的宴會。富翁的姬妾，有十幾個人，一個個都是能歌善舞，姿色技藝，無不雙絕。獨是其中有一人名叫媚兒，容貌雖還生得不差，却是軀幹偉大，有趑趑武夫的模樣。偏偏那些身材苗條的。不很爲富翁所鍾愛；而富翁獨具隻眼，最愛媚兒。這一天，席上歌舞罷了，富翁就拿出紙筆；替媚兒向東坡求詩。當然是想東坡稱他贊幾句，好誇耀於他人。在東坡，却是一個難題目了。描寫得不切，那詩有甚麼價值！他想了一想，才寫成四句道：「舞袖蹁躚，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媚兒得了這樣的贈言，也只有面紅耳赤而已。原來「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本

是石曼卿詠松的詩，東坡借來用的。

元佑時東坡在朝，和公卿論政，往往意見不合，就任意狎侮人家，人家也無奈他何。獨是對於司馬光，不敢有輕侮之詞。只有一天，議論不合，罷朝而歸，方解帶寬衣時，一面大呼「司馬牛！司馬牛！」只這「司馬牛」三字，很可想見他的風趣。

東坡和王荊公（安石）意見本來不大對，議論往往相左。荊公好以己意說字，只是望文生義，毫無根據。東坡嘗拿「坡」字問安石道：「這個字是何所取義？」安石道：「『坡』是土之皮。」東坡答道：「照這樣類推，可說『滑』是水之骨。」安石默然不能答。

安石又說：「用竹鞭馬，作篤篤之聲，故『篤』字從『竹』從『馬。』」東坡聽見此說，笑道：「『笑』字從『竹』，從『犬』，（按指草書）用竹鞭犬，有甚麼可笑？」東坡又道：「『鳩』字從『九』從『鳥』，也有證據。詩經

上說：「鴉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個。」

東坡和劉貢父是極好的朋友，大家聚在一起，無非說笑話解悶。你一句，我一句，各不相讓。東坡一天對貢父說：「少年時和舍弟一同讀書，每天只吃三白，却也覺得很有味。不知道人間有甚山珍海錯。」貢父問道：「甚麼叫三白？」東坡道：「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碗飯。這就叫三白。」貢父聞言大笑。過了許多的時候，東坡已把這句話忘記了，却是貢父還把這句話記在心裏，有意要和東坡相戲。一天，寫了一張帖子，請東坡吃「晶飯。」東坡接着帖子一看，就呆了，不知道「晶飯」是甚麼東西。明知是貢父有意和他開玩笑，然究竟猜不出「晶飯」二字是甚麼用意。也只好懷疑赴會。到貢父家裏，坐定以後，飯拿出來了。只見是蘿蔔鹽飯。東坡才恍然大悟。飯吃完了，臨別，東坡對貢父道：「明日可到我家吃『晶飯。』」貢父又被他弄呆了，不知「晶飯」又是甚玩意兒。明天，貢父到東坡家裏，東坡只和他閒談，老不拿出飯來吃。貢



父有些餓了，就催東坡開飯。東坡慢慢的答道：「等一回兒。」過了一回，貢父又催，東坡還是答道：「等一回兒。」又過了一回，貢父實在餓得忍不住了，只好再催。東坡道：「鹽也毛，（編者按毛，音模。意思是無。）蘿蔔也毛，飯也毛，非彘而何？」貢父大笑，才知道他是報復昨天的戲謔。於是才拿出飯來吃，盡歡而散。按，這個故事，許多書上是說劉貢父和蘇東坡的故事，却是在高齋漫錄上，劉貢父作錢穆父。究竟是劉是錢，我們可不必去考，總之重要的角色是東坡，是大家一樣如此說的。我們現當他是東坡的故事看，其他配角，劉貢父也好，錢穆父也好。我們只看了這個故事，可以知道東坡的談諧生活是怎樣了。

又有一天，劉貢父請客，東坡也在座。吃了一半，東坡因為有事要先回去，貢父就出一個對子道：「辛早裏，且從容。」原來這是一個諧音的對子。「辛早裏」（裏今作哩）諧作「杏棗李」，是三個果子名；「從容」，是一味藥名

東坡不假思索，立刻答道：「奈這事，須當歸。」「奈這事」諧作「奈橋柿」，是三個果子名，「當歸」，是一味藥名。恰和貢父的話針鋒相對，一點不差。

劉貢父晚年，患了風疾，鬚眉都落掉了，鼻梁也差不多要斷了。一天，東坡和他的朋友在一起喝酒，貢父也在座，大家各引古語爲戲。依次說過，挨到東坡，東坡就套了大風歌的老調道：「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滿座大笑。貢父只好恨在心裏。這雖是說笑話，却未免太使朋友難爲情了。

東坡整日價這樣的信口談諧，看起來好像是沒意識的油腔滑調，其實是不然。他這樣的談諧，另有不得已的苦衷，就是前面所說的，滿腹牢騷，無從說起，借着笑話發洩發洩。我們只看下面記的一段東坡的故事，就可以知道了。

一天，東坡在吃過飯後，捫着肚子散步，一面問他的婢女們：「可知道我肚子裏是甚麼？」一個道：「滿肚子都是文章。」東坡道：「不是！不是！」又

一個道：「滿肚子都是機械。」東坡道：「不是！不是！」又一個道：「滿肚皮不合時宜。」東坡無言，捧着肚子大笑。他雖然不曾說明這話是對的，但是他已默認了。

我們只看「滿肚皮都是不合時宜」，可知他平日所說的笑話，都是由這「不合時宜」變出來的，豈是尋常油腔滑調所能比擬的麼。

東坡平日的談論，是這樣的談諧，他把這種談諧的話，放在文章裏，就成了他的文章的一種特色。如聞子由瘦的詩云：

五日一見花豬肉，十日一遇黃雞粥。土人頓頓食藷芋，薦以爨鼠燒蝙蝠。

舊聞蜜唧嘗嘔吐，稍近魚蝦綠習俗。……

這可見他談諧風味的一斑。他又有詩道：

甯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

這詩也很談諧，讀之令人失笑。但是後來有人加上兩句道：

若要不瘦又不俗，除非天天筍炒肉。

可惜東坡不會見到這兩句詩，倘使見到，定要捧腹大笑一頓。

他的談諧文章的專書，要算是艾子雜說。他是託名一個人名叫艾子的所說的話，大概和周秦諸子的體裁相同。如云：

艾子出行邯鄲道上，見二媪相與讓路，一曰：「媪幾歲？」曰：「七十。」

一問者曰：「我今年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爾同歲矣。」

又一則云：

艾子出遊，見一媪，白髮而衣衰籬之服，哭甚哀。艾子曰：「媪何哭而若

是之哀？」媪曰：「哭吾夫也。」艾子曰：「媪自高年，而始哭夫，不識

夫誰也？」曰：「彭祖也。」艾子曰：「彭祖壽八百而死，固不爲短，可

以無恨。」媪曰：「吾夫壽八百，誠無恨，然又有壽九百而不死者，豈不

恨耶！」

艾子雜說這部書，或謂不是東坡作的，是後人假託的，然照我看來，那談諧的口吻，絕像東坡，應該說是東坡作的。這就他自己所說的「嬉笑怒罵的文章」了。

## 第十一章 附錄

### 一 東坡別號表

子瞻

子平

文與可詩：「子平謂我所同嗜，萬里書之特相寄。」詩題下註云：「子平卽子瞻也。」

和仲

見蘇轍跋懷素自敘帖。云：「余兄和仲。」編者按：老蘇有三子，長子景先，早卒。見歐陽修墓誌。東坡行二，故字和仲。

東坡居士

因居黃州之東坡而自稱。

坡仙

爲後世詩人所習稱。

坡公

爲後世詩人所習稱。

狂副使

東坡在黃州自號。有詞云：「更問樽前狂副使。」

老農夫

東坡在黃州自號。有詞云：「看取雪堂坡下老農夫。」

禿鬢翁

黃山谷詩：「翰林若要真學士，喚取儋州禿鬢翁。」

蘇二

黃山谷詩：「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詩仙蘇二來。」

謫仙

後世詩人稱之。

髯蘇

見陳允端題東坡遊赤壁圖詩

大蘇

爲後世人詩人所習稱。

長公

爲後世詩人所習稱。

髯仙

後世詩人稱之。

長帽翁

後世詩人稱之。

鐵帽道人 見明人筆記。

戒和尚 東坡曾以此自稱。見冷齋夜話。

二 東坡著述表

東坡易傳九卷

東坡書傳十三卷

蘇沈良方八卷

仇池筆記二卷

東坡志林五卷

東坡全集一百三十卷

東坡詩註三十二卷 宋王十朋註。

施註蘇詩四十二卷 東坡年譜一卷，王註正譌一卷，蘇詩續補遺一卷。宋

施元之註，清邵長蘅，李必恆補，馮景續註。

補註東坡編年詩五十卷。清查慎行註。

東坡詞一卷。

以上四庫著錄。

艾子雜記 顧氏文房小說本。

東坡題跋 津逮祕書本。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六十卷。宋郎暉註。四部叢刊影宋本。

東坡樂府六卷 四印齋刊本。

東坡樂府三卷 疆村叢書本。

東坡樂府六卷 林大椿校刊本。

### 三 蘇門弟子表

黃庭堅，字魯直，義寧人，號山谷道人。出於蘇門，而詩與東坡齊名。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著有柯山集。



晁補之，字無咎，鉅野人。著有雞肋集。

秦觀，字少遊，一字太虛，高郵人。著有淮海集。

李薦，字方叔，著有濟南集。

王鞏，字定國，莘縣人。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爲女詞人李清照父。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著有后山集及后山詩註。